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少弟

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徐廣曰少弟

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交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

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

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

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

志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

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

為關內侯

而王次兄仲於代

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

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

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

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斫削

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

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

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

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

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

以德侯子續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

以元王

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

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

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

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

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

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

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

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趙王劉遂者其父

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

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

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

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

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

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

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

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

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

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

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

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

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

邊彘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

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
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
戊母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
趙人防與公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
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
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
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
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
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
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
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

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

皆曰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劾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

高

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

生晉灼曰楚漢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春秋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澤大說之用金二

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

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

與也文穎曰不田生如長安不見言不復與我為假

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幸大謁者張子

鄉徐廣曰名澤如居數月田生子請張鄉臨親脩

具張鄉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鄉驚

酒酣乃屏人說張鄉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

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

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

征伐成帝業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事太后

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

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恐大

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

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吕已王萬戶侯亦

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

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

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
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
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
尚觴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
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
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
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

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

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

謀也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

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

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

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

以琅邪子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澤今復與齊也澤王

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嘉為康王至孫

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

為姬與子女三人斫定國有所欲誅殺臣
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郢人等
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
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
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
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
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
故劉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

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
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

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
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

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

呂為三王

徐廣曰燕趙梁

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
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
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強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
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
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
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
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

呂因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
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
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
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
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
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
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

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

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

言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
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
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
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
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
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
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
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
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
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
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
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
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
戾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
戾如虎而著冠

方以呂氏故

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
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
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
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旣誅呂氏
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
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

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
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
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
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
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
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

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
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
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
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
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
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
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
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

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
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
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
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
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
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
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
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

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

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

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

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

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

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

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

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

三國居無何漢將爰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

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

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

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

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

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
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
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
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
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
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
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
太后前嫁
金氏
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

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主上書
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
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
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
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
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
一作反乃為宦者入事漢
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
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
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

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
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溲
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
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
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
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
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
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

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媵翁
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
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
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
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
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
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
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北齊天子憐齊

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
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
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
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
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
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
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
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
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

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
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

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

徐廣曰廿
露二年

是為

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
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
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
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
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
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

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
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
王章與居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
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
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
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
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

張晏曰柴武擊

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
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
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
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
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
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
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
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

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
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
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
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
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
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
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
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

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
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
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
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齊悼惠王世家卷第二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王

吏掾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

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

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秦

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

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何乃給泗水卒史

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文秦以沛為泗水郡駟案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事第一秦

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

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亦以聞

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

關中事計戶口

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

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
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
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
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

又穎曰音贊贛曰今南陽贊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
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
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
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
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
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
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
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
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

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
何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
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
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
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
數矣然蕭相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
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
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

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
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
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
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
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

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

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

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

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

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

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
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
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
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
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
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
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
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
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
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
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
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肅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謚為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容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

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

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世家卷第二十三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秦時為沛

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

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

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

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

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士大夫擊

秦司馬左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

徐廣曰伍被曰吳淠

敗於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

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

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

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

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

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

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

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年破之虜秦司馬及御

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

伍負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

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犍與南陽

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齧盡

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

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棗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

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邨於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

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

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

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天

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

昆陽追至葉還至武疆瓊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

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

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

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蘇林曰屬河東

大破之因攻安邑

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

徐廣

曰河東有垣縣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

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

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

反古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

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漂陰平原菑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

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

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
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
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
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
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不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
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
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九
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
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
楚之卿號

郡守司馬候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
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
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
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參見蓋公蓋

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
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
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
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
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

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
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
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
訕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
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
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
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

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

以為常相舍後

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

乎然無言吾告若也宙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宙三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

如淳曰猶言用宙為治

乃者我

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
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
徐廣曰顛音七
頃反一音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
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二
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
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

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
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
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
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
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相國世家卷第二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

父祖父開地名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

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

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

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

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

得

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士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

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

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

謂之圯音怡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

之

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因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彊忍下取履因進之父曰孺子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

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

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

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

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

徐廣曰編一作篇

曰讀此則

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

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廩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

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

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

下軍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

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

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

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

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

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

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

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

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邪

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

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

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

還灞上無留宮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晉灼曰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
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

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
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
具以語沛公沛公太驚曰為將奈何良曰
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鯀生徐廣曰呂靜曰
此鯀魚也音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
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
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
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

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
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
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
曰本但與巴蜀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
故請漢中地之國良送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
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

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
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
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
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
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戾又殺之彭城良
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
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
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

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
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
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
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
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
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

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

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

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

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

徐廣

小六六
曰釋一作式
拘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

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對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則六國弱從之陸

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賢儒幾敗而公事令
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
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
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
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
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
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

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
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口復音復上丁

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

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
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
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
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
音義曰服碎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
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吕

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
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
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
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
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
人何益吕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
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
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
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
使人奉太子書早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
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
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
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
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
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
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
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
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

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

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

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

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

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

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

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

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

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

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

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
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
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
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翼翼已成難動矣呂后具而主矣戚夫人
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

可柰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心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

數闋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

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及

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所與上從

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

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

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

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
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
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會

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

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

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

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內史當死贖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

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

城山下黃石取一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

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

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太史公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

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丘

虛狀大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

之意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侯張良世家卷第二十五

